

〈愚人的那個〉

我覺得自己不該常常講那個，我好像太喜歡講那個了，或許顯得單調執迷，而執迷顯得僵硬，雖然說一個人執迷的堅硬若到了非常地步，常能反過來雕刻世界，像遠古人類手上鑿截的硬石，不過我對那個的執迷大概只是很普通的執迷。而今天又忍不住要講那個的事。

住處後方巷道有座半塌廢屋與它的一方小荒院，夾在住宅商店、醫美診所、二十四小時停車場中間有點突梯，不知為何在流金溢彩的地價上有這堂皇之棄。木造平房滿身藤蘚，光天化日之下略顯滑稽衰樣，但天黑後路燈冷白，樹哀草靈，我的後窗正好斜向著它，夜若更深時常常聽見從那荒院裡傳來聲音。那個們大多時候好像很暴躁生氣，啾啾爭吵不休，有時也出現彷彿哭告的聲音。

聽見是能聽見，通常看不到。有時在巷道裡走一走忽見黑影飛去，我就趴在地上往車底張望，有時也會看見一點動靜，大多時候在白天那個總是貼壁走，或者潛遁而行。直到前陣子一次很晚回家，就看到那個了，那個們像一排掛曬著的魚靜靜立在牆頭，且隊伍顯然經過整齊排序，從大到小，自長至幼，整體覆蓋著同樣一種魚乾似的淺橙棕色調，我一抬頭嚇了一大跳，那個也嚇了一大跳，大家各自趕緊跑開。

其實以前我並不常講那個。之所以變得很愛講那個，可能因為從前我也有過那個，曾有十八年時間得其為伴，那是生命前三十六年裡的一半，然後有一天，在那一天，又沒有了那個。「沒有」聽來是虛空，只是之於人而言，愈虛空愈沒有，有時愈是繞不開的實與銳利，是鐵錚錚的刀刃對半切開你，或者留下一道一道的傷口，傷口之所以叫傷口，或許因為它是人身上一種也會說話的位置。

農曆七月的現在，這樣子聽起來，好像真在講什麼。

其實，愚人的那個，說的是貓啦，然而我自覺實在太經常貓貓貓地叫喊，自己都對自己有點膩煩，於是試著說「那個那個」，但反而顯得更故弄玄虛，有點討厭，還請你不要生氣。

而不知為什麼，自從在黑夜撞破橘貓一家人開會，我就常常在白天看到他們，好像意思是算了我們破功了，給你看看也無妨。某一日還發現他們的隊伍尾端，跟了一隻白底灰黑臉的幼幼暹羅貓，嬌小貴氣，可憐兮兮。

講著各種貓的事情時，我總是錯覺自己還有貓。